

大河之北



白洋淀附近的大平原。新华社记者 牟宇摄

河北自然地理解读 总述篇

(上接第九版)
事实上,在平山26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,从西到东的地势包括了亚高山、中山、低山、丘陵、平原五个地貌亚类,县域内的海拔更是从110米到2281米不等,高差悬殊。

如果说,作为全国唯一兼有高原、山地、丘陵、盆地、平原、湖泊和海滨的省份,河北可以被看作整个中国地形地貌的一种缩影的话,那么,除了不靠海之外,平山,几乎可以被看作整个河北地形地貌的一种缩影。

打开一张平山县地形图,全县自太行山向东地势从高到低的特点一目了然。

县域最西部的驼梁一带,海拔2000米-2281米。

往东至合河口、营里、下口、北冶等乡镇的一部分村庄,海拔降至1000米;2000米;再往东,是蛟潭庄、孟家庄、杨家桥、小觉等乡镇,海拔约为500米、1000米。

至平山县中部以东,海拔降到500米以下,这已是丘陵区,海拔更低的山前平原区,包括岗南、古月、西柏坡等乡镇以及滹沱河干流沿岸村庄和上三汲、温塘、平山镇等乡镇。

西柏坡,正是位于这一区域。西柏坡村三面环山,一面环水,严格来讲,它所处的位置应该是一片山坳,或者叫山间盆地。如果说整个平山县地处华北平原和太行山的交会处,那西柏坡这块山间盆地,恰好处于山地丘陵与平原间阶梯地带。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副主任姚军说。

西扼太行山,东临冀中平原,距石家庄90公里,交通方便,易守难攻,既适宜向西侧山里撤退,又便于向城市进军;南邻滹沱河,滩地肥美,地宽粮丰,稻麦两熟,这些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,让西柏坡成为当年中共中央临时驻地的绝佳选择。

在河北广大的太行山山前区域,这样的例子又何止西柏坡一个。从拥有秦皇古驿道的井陘,到历史上被称为“旱码头”的鹿泉,从建立中国北方第一个红色政权的阜平,到曾经的八路军129师司令部涉县,这些位于太行山区到山前平原阶梯位置的地方,无不以自己的方式,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。

举足轻重的通道

在经济、交通尚不发达的古代和近代,处于地形阶梯位置的河北,

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如何跨越并利用好这一阶梯,一直都是摆在河北人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。

2019年4月6日8时21分,石家庄站。

在太原工作的石家庄人孙洪亮,走下刚刚停靠的G604次列车。

频繁往返于石家庄和太原之间,已经是孙洪亮生活中的常态。年轻的孙洪亮已经习惯了石太客运专线一个小时的通达效率。这种从高原到平原的高效跨越,是随着2009年石太客专正式通车运行才得以实现的。

在石太铁路建成通车之初的1910年,从石家庄到太原共设34站,7时03分在石家庄发车,到达太原为16时33分,时长9个半小时。新中国成立后,石太铁路又历经多次改造,从石家庄到太原间200多公里的线路,运行时间缩至5个小时。

长期以来,石太铁路列车运行时长难以缩短的原因,在于太行山塑造的巨大而陡峻的阶梯:位于太行山东麓平原的石太铁路东起点石家庄站,海拔仅为70余米,铁路进入太行山区穿山越岭时,最高处海拔1000多米;到达终点站,位于汾河谷地中的太原站时,海拔高度回落至800米左右。

巨大的高度差和穿山越岭的曲折,给铁路建设带来极大困难。也正是为了克服太行山这个巨大的阶梯,2005年6月11日石太客运专线开工建设,这是中国开工最早的高速铁路。

为了克服这种海拔差,保证动车组能在太行山崇山峻岭间跑出250公里的时速,这条客运专线在设计时就强调了逢山开路、遇沟搭桥,保证了路面的高平顺性能。

国内著名隧道专家、石家庄铁道大学博士生导师朱永全,承担了当年石太客专中的太行山隧道这一重大科研项目。他告诉我们:

石太客专全线有桥梁隧道32座。其中,全长27.8公里的太行山隧道是当时亚洲建成通车最长的铁路山岭隧道,没有它打通太行山,一小时沟通石太无法实现。

2009年4月1日,石太客专正式开通动车组列车。据不完全统计,十年来,石太客专仅北京铁路局管内车站发送旅客,就累计达5714.38万人次,为整个社会的经济、文化发展,带来了不小的活力。

然而,在此之前,在时间动辄以万年乃至百万年计的茫茫地史中,通过这条举足轻重的通道进入如今河北境内的,则是对这片土地更为基础、更为重要的一些东西。

平原内部的台阶

如今广阔平坦的河北大平原,最初形成,得益于太行山造山运动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说太行山是华北平原的母地,也并不为过。

地理学上,许多山脉都是大江大河的分水岭。而太行山主脉虽然巍峨高耸,却并不构成分水岭。众多河流水系是自西向东横穿太行山主脉而过的。王卫说。

正是借助高原和平原间的巨大地势落差,漳河、滹沱河、沙河、唐河、拒马河、永定河等河流,横切太行山主脉,裹挟着泥沙冲出口,冲积而成了河北大平原中最早形成的部分——太行山山前平原。

此后的千万年里,河流带着泥沙东流入海,不断形成新的冲积平原,河北平原的东侧海岸也不断向东推移。

太行山的巨大阶梯,塑造了河北平原今天的地貌。

其实,即使在广袤平坦的河北大平原上,也有两级相对平缓的台阶。

2019年4月20日,石家庄市以北,滹沱河北岸,正定塔元庄村。

一大早,村子就已经在人声喧闹中醒来。周末的第一拨游客已经走进这里的现代农业科技生态园。

无土栽培的有机蔬菜,长在地瓜、围成长廊的辣椒,一株株新奇的植物令人目不暇接。

这个远近闻名的“全国文明村”中国最美休闲乡村,海拔高度70米左右,从平原的地貌分类上来讲,正是典型的太行山山前平原。

从塔元庄一路往东,约80公里,就来到了辛集。这里,海拔高度已悄然下降到三四十米,也就是说,塔元庄人脚下的地面,在海拔上,差不多和辛集市区里一栋12层的民用小高层建筑的楼顶平齐了。

而辛集再往东200多公里,黄骅东部沿海,海拔高度则已普遍下降到50米以下。

从广义上说,平原地区的海拔是200米以下。虽然河北平原的海拔普遍低于150米,但根据现代地貌特征,从西至东,由高到低,我们仍可以将河北大平原分成三部分,它们也恰恰分属三种不同类型的平原。王卫说。

在太行山东麓和燕山南麓十几公里至90公里不等的位置,是形成时间最早的山前平原,海拔多在100米到50米之间,山前平原以东,是由海河水系和古黄河冲积而成的冲积平原,海拔从西侧的50米,逐渐下降至东侧的5米左右;而到东部滨海地区,是由河流入海三角洲相连形成的滨海平原,这一区域的海拔已经下降到5米以下。

也正因此,看似浑然一体的河北大平原,却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物产和风情。

宽厚坚实的胸膛

华北粮仓

2018年6月5日9时30分,芒种前一天。

邯郸磁县西陈村。一片片望不到头的金色麦田,在烈日照耀下格外耀眼。走近麦田,整齐的小麦茎秆粗壮,穗形饱满。

随着一阵阵发动机的轰鸣声,十几台大型小麦联合收割机整齐地排成一列,开始了由南向北、齐头并进的收割。

由此,河北当年3400余万亩小麦自南向北开始收获。



2018年6月12日,中科院南皮生态农业试验站工作人员陈素英(前)在收集试验田内的小麦准备测产。新华社记者 牟宇摄

深厚肥沃的平原,赋予了河北得天独厚农业生产条件。

近年来,河北小麦总产量一直稳定在1350万吨以上。按照2018年全国小麦1.27亿吨的产量算,河北小麦总产量占全国小麦总产量的10%以上。

也就是说,我国每收获10斤小麦,就有超过1斤是来自燕赵大地。

短短30多分钟后,在大型小麦联合收割机的集体作业下,西陈村率先开镰的近百亩麦田已经收割完成。联合收割机把小麦收入机斗同时,收割机携带的秸秆粉碎机已经把秸秆粉碎还田。

往年,一台小麦联合收割机需要3个人,1人开车,1人丈量收割面积,1人收费。今年收割机安装了智能终端设备,可以自动准确计量收割面积,一台机器仅需1人即可。磁县天道益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机手孙怀章,已有

十年的机收作业经验,2018年是他第一年使用安装了智能终端设备的小麦联合收割机。

我种了150亩小麦,以前从收割到再到种玉米至少也得一周时间。今年用上了全程机械化收割作业,一天就能完成。看着从收割机中倾泻而出的麦粒,西陈村村粮大户温茂宏的脸上抑制不住喜悦。

数百亩的小麦收获结束,联合收割机还没退场,玉米深松播种机已经开始了深松播种。随着一粒粒玉米种子被精确地埋入土地,紧跟其后的自走式水肥一体机也开始浇水施肥。只用半天时间,小麦开镰收割、玉米播种已经全部完成。

如今,河北小麦的机收率已经达到99.4%。此后的半个多月时间里,如此高效、快速的小麦机收场景,由南至北,在河北大平原上不断重复上演。

支撑小麦、玉米生产的高度机械化的,除了技术的快速进步,还有河北大平原独特的自然禀赋——平坦开阔。

打开一张中国地图,在如雄鹰一般挺拔的版图里,河北18.8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总数显然谈不上突出。但河北的特殊性在于,它紧紧环抱着首都北京,如坚实的胸膛,护卫着祖国的心脏。

胸膛,是对河北在中国地位的最好诠释和肯定。而其中最充实饱满的胸肌,正是占河北总面积43.4%的平原。

广阔的河北大平原,既无山丘突起,又无陵岗盘踞,极目四望,长天与地平线相接,肥壤沃土,生机盎然,从古至今,为人们提供了丰饶的物产,也孕育出悠久灿烂的文明。

平原增肌

然而,在这片宽厚的胸膛上,也曾有过贫瘠和落后。

2019年4月中旬,距离今年冬小麦成熟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,沧州南皮绿油油的麦田里,密密

麻麻的小麦正在茁壮成长。几十年前,这里还只是一片白花盐碱的荒地。

如今,这片地的小麦产量却已突破每亩1000斤,再加上玉米的产量,成为名副其实的吨粮田。

如此鲜明的改变,源自2013年一项国家重大科技支撑计划的启动——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。

我国既是产粮大国,同时也是粮食进口大国。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首席科学家、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南皮试验站站长刘小京说,在有限的耕地资源中挖掘增产潜力,已成为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。

在广袤的河北大平原上,哪些区域的耕地资源增产潜力大呢?刘小京给出了这样一组对比数据:2008年,坐拥山前平原大面积良田的石家庄和位于粮食中低产区的沧州,粮食播种面积都在1000万亩左右,但石家庄的粮食总产量占到全省总产量的15%,而沧州只占12%。不过,还有一组数据显示,石家庄当年的粮食增产比例为7%,而沧州却高达22%,低产田的增产潜力不容小觑。

保定、石家庄、邢台、邯郸一线的山前平原,是河北平原里最富庶、最肥沃的区域。与之相比,河北东南部的沧州、衡水等地,由于靠近海岸,地下水位高等原因,历史上多为瘠薄盐碱的中低产田。春天白茫茫,夏天雨汪汪,十年九不收,糠菜半年粮,沧州当地的一首古老民谣,道尽这里昔日种粮的艰难。

在几番考察河北中低产田和盐碱荒地的治理改良成效后,2011年,中科院院士、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、小麦育种专家李振声与刘小京等人联袂发表了题为《建设渤海粮仓的科学依据》的论文,正式提出渤海粮仓的概念。

两年后的2013年,国家重大科技支撑计划项目——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启动,明确提出,第一阶段到2017年实现增粮能力30亿公斤,第二阶段到2020年实现增粮能力50亿公斤。

当时我们提出渤海粮仓的底气,来自我们30多年来积累的、很多成熟的盐碱地治理新技术。刘小京回忆,其中很多经验和技术的发源地,正是南皮。

时间倒回至40多年前。20世纪70年代,国家实施盐碱地改造,南皮以其独特的土地特色,拥有大片的低产田,吸引了众多国家和省级科研院所。(下转第十一版)